四庫全書

子部

義門讀書記卷三十八

翰林院侍讀學士何焯撰

歐文

準詔言事上書漢王尋等以百萬之兵至少則勝之明驗也　三事亦未審其實如王尋之事亦所謂偏敗衆攜耳

其四曰禦戎之策　兵將財用皆不具雖有禦戎之策

將安所施哉公言真紙上空譚也

自四路分帥令已半年訓練恩信兵已可用　半年安得遂可用耶

論臺諫官言事未蒙聽允書　其意之曲折似陸相氣之清潔似李侍郎　五代史記宦者傳論與此文畧相近

論包拯除三司使上書　可以裁去其半不必乃爾辭費

臣聞治天下者在知用人之先後而已至而人君者亦常全名節以養成善士　冒頭太冗

論選皇子疏　得進言之法有體有味

臣聞言天下之難言者至其可默而不言　工于發端

其優游宴樂也三句　陪說處婉而不迫

居外則無一人可親三句　淒婉動聽

論美人張氏恩寵宜加裁損劄子　切而不激

論賈昌朝除樞密使劄子是則陛下雖斷自聖心至積

漸穪譽之力也　透骨此英主所不免況仁柔之主乎

論臺諫官唐介等宜早牽復劄子　辨析條暢字字皆合情理如此論事方能開悟人主

陛下自臨御已來至中外驚疑　張長史云從聽言有異上起疑一層

臣雖不知臺諫所言是非至不宜有此　張云從進言有異上起疑一層

臣竊以謂自古人臣之進諫于其君者至此不可不察

也　若泛言當優容臺諫不別白其言之無他與剖破人主疑臺諫挾私妄言之根未有能動聽者也　張云論聽言者之異一層

自古人主之聽言也至則聽言易也　張云論進言者之異一層

伏惟陛下仁聖寬慈至則可知其用心矣　張云明聽言之所以有異一層

昨所罷黜臺諫五人至固謂未可以此疑言事之臣也

張云明進言之未甞有異一層

議者或謂言事之臣至以作威勢　所謂左右之助者此等是也

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　明辨懇款　慶歷五年乙酉公時為河東轉運使

論修河第三狀　指陳利害鑿鑿

言西邊事宜第一狀　其言慶歷之失策亦後來籌邊者之龜鑑也

故吾兵雖衆至不得不敗也　要語

表啟　歐公四六對屬流轉變化有如彈丸而矯枉已過學之太枯不若子瞻尚多風致

蔡州乞致仕第二表　此篇更有情味

謝賜漢書表方經衡石之程　此句不類

謝襄州燕龍圖肅惠詩啟　變調佳在不作長句

謝進士及第啟　少作風逸既不如唐又未變新體槩錄真憒憒也

上范司諫書　歐公上范司諫書與王実午生祭文丞相文皆所謂君子愛人以徳者　文勢如雲之出岫愈轉愈妙

故士學古懐道者至與宰相等　議論崢嶸可以振作諫官之氣

宰相尊行其道至言行道亦行也　足賀字正以起責字懼字

九卿百司郡縣之吏至亦任天下之責　逐層逼入

東上二段

夫七品之官至非材且賢者不能為也　又作一束轉

到布文身上　長史云拖一句接下

幸而城為諫官七年至何所取哉　又將已五年二句

翻覆說透以見有待之不然

又曰彼非我職　帶前一句

與高司諫書而足下厠其間三句　此何庸牽綴及之

昔漢殺蕭望之與王章至况今之人未可欺也　此一

段頗失之冗況王章事尤比類失當

上杜中丞書且中丞為天子司直之臣至中丞之舉動也　此段申明不可隨以為非

與陳員外書　太辭費

與郭秀才書　雖勉其進而不已然未嘗示以所當進者何業異于韓之直道也

與石推官第二書　語太煩

與荆南樂秀才書天聖中天子下詔書至是直齊肩于

兩漢之士也　長史云言昔之時文浮華而已今古文之學既行而學之又足以致名兩得之計非特為畀論已也

答陝西安撫使范龍圖辭辟命書　其自負既隱然有在而求士之道亦宜然公文之最近韓者　言外多諷切亦忠告之遺意

此一端也　拖起下意

士雖貧賤 至 士不為用　長史云此是歐公本意

顧用之如何爾　仍紆餘不迫

若修者恨無他才二句　兜裹前幅仍不許露

非敢效庸人苟且樂安佚也　憤恥等語俱有照應

答祖擇之書　更鍜鍊則尤高古

夫世無師矣學者當師經　名言讀書則得古聖賢人

以為師矣

答李大臨學士書　儘曲折

今足下在滁而事陳君與居　事字張改得

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書　摸擬而無自得此公早歲文爾大抵歐自夷陵蘇自黄州以後皆以謫處窮僻有餘閒致力於經史乃彌深厚也　荆川謂架空累疊之文按須問其累疊所發明者何語荆川論文亦止于皮相也

漢之盛時有賈誼董仲舒司馬相如揚雄　歐公始稱仲舒

正統論上　古今論正統者當以公為第一特下篇稍

有冗語未盡削耳　居正者實也一統者名也二者不可得兼以居正為治世之本一統為傳世之號分而言之可也既冠之以正而蘇子又曰正統者猶曰有天下云爾則又失之偏矣

傳曰君子大居正　至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　以經為案　長史云先原正統二字來歷

由是學者疑焉而是非又多不公　長史云發明論者之失此二句一篇之總

秦親得周而一天下至其可疑者三也　長史云數語
檃括後篇之旨
正統論下天下大亂至則大且彊者謂之正統　長史
云此段即是申明晉隋之爲正統
然則有不幸而丁其時至而正統明　不易之論亦語
有斷制　長史云以上伸已論之是以下辨諸論之非
其惡秦而黜之以爲閏者誰乎至則始皇未可廢秦也
以下更有翦截筆力便高看子厚封建論是如何

春秋之説君弑而賊不討至況欲干天下之統哉　賊在國而不能討則謂之無臣子若東晉但不能報讐與討賊又不同類也

七世至于孝文而去夷即華至而其爲功何異王者之興　魏非真能修文德也不過以江左文物所在人艷稱之亦改革法制以自文代北之陋爾然行之未久而國亂非如三代王者創制立法使數百年民被其澤也論其志亦曰彼善于此云爾功則未也

令特以其不能并晉宋之一方　孝文不當晉宋之代春秋之時齊桓晉文至聖人有所不取也　直以其不能一天下而黜之是也若援桓文吳楚為比則斯時之為周者誰歟

及契丹之北也至漢乃殺之而後入　許王者唐明宗之子又豈可以存晉乎八句亦可削

鹿門評云統之在天下未嘗絕也按正統有時而絕歐公千古特出之見而朱子所謂三國南北五代皆無統

之時實因之也以統與蜀與晉又因南軒之例而不絕
因餘之統雖有為為之而較之歐公所論則尤客矣鹿
門不通古今妄欲判此大公案真可笑不自量也　朱
子雖有正統之餘亦予之統一例然魏吳皆漢臣子漢
中王既承漢緒魏吳不得而抗也晉之琅琊雖不能仗
義討賊如諸葛之屢耀其武然劉石皆常伏屬于晉晉
祀不絕彼雖桀大名不容假也若宋之與金則本為敵
國畫淮為界又不得以遼事為比凖之南北並書乃為

至公不知後世有朱子者作又何如耳　長史録王子充正統論于此篇之後亦以歐公之説為斷建炎南渡亦不予之以統

為君難論上　能燭理則可以知人矣能知人則可以用人矣

文遇對曰臣聞作舍道邊至何必更問羣臣　文子曰是而行之謂之斷非而行之謂之亂清泰帝之徙太原所以異于憲宗之平淮西也

本論上然一遇水旱如明道景祐之間　明道景祐之水旱豈天地之氣獨鍾于人而生大賢乎

本論中　文章漸嫌皮肉太厚人言曾文沓拖我謂曾視歐爲健也

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于天下　氣實其慮民之意甚精　至　又奚暇夫外慕哉　說三代法制教化之妙亹亹可味

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　至　末　不如韓云明先王之

道以道之矜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二語表裏兼備

春秋論上　勁健有家法公文之至者

春秋論中　兩意淺深反覆析理明暢

其于是非善惡難明之際聖人所盡心也　長史云難明二字又進一層

其不為正君者幾何至則何從而知其攝也　長史云此言是非難明則正名尤急

其生也志不克伸至亦何望于春秋乎　長史云此言

善惡難明則求情實尤重

隱實為攝至則隱決非攝　以公遇弒而祔于廟安得

不以公書不可以此而難非攝也

秦誓論　明辨不冗

朋黨論　自是會做文章然久讀反覺其虛誇寡味此

歐文之近蘇者　無誠意少和氣　宋仁宗資性寛厚

愛人所病者多疑爾故公可以此論進若雄察之主方

以朝士植黨為疑驟聞是說必謂其敢為黨比又巧為

異說以自飾自炫言者乘之其不以誣罔不敬受禍者鮮矣有朋而不黨乃顛撲不破之論不必新說而後可悚聽也

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　能辨是本

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　以下指陳君子小人之情狀

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　此轉又透上一層

翻說惟君子為有朋尤足破人主之惑　長史云孟子

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此文全是摹倣
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為一朋　以下舉自古
人主能辨不能辨之得失治亂以証之
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　跌宕
夫興亡治亂之迹為人君者可以鑒矣　上已極透快
故只用澹澹一句收結
縱囚論然安知夫縱之去也至所以復來乎　此段終
是刻深但言其不可為法則得之矣

不然太宗施德于天下 至此又不通之論也 此却責備得是即使其誠亦不過意氣之相感何如禮義之化使人不入于惡乎

唐書兵志論及其末也 至曰禁軍 禁軍自唐之盛已有之不待末年

唐書藝文志論 四類平起方是唐書藝文志論蓋于是始分爲四也

帝王世次圖序 更簡勁尤佳

以孔子之學至宜其失之多也　數語可謂通人之論

蘇子由不知此而復為古史其亦謬矣

而舜禹皆壽百世　添毫

外制集序　用筆極有頓挫言外亦感慨無窮

學者文章見用于世鮮矣　又申歎上兩層

蓋王者之訓在焉二句　語重收煞得住

蘇氏文集序　子美固杜公之壻然當時借以起事尤

在范文正公故事甚微而斥逐不少貸前輩論此文都

不甚分曉禍作于李定而張方平王拱辰之徒皆承呂

許公之風旨者歐公于序文緣有所避不曾盡情說破

而集錄之以為十卷　今作十五卷者又非歐公所編

之舊矣　豈公于子美之詩別為編故誌中首敘集錄

遺稿之事後又稱其詩也

其材雖高而人亦不甚嫉忌至末　不惟不加愛惜并

見縻亦非其罪及他人得路而子美獨前死此尤可悲

悼者滐迴反覆言盡而意不止

江鄰幾文集序　既銘其墓又序其文公于故交亦止三人耳故此文以蘇梅陪說

而其間又有不幸罹憂患三句　對蘇

與夫仕宦連蹇二句　對梅江

獨其文章尚見于世者　轉入文集

故余于聖俞子美之殁至其言尤感切而殷勤者以此也　蘇梅二序妙處公已自發其藴

仲氏文集序　此文殊少佳處後半亦不謹嚴

梅聖俞詩集序　得意之作

然則非詩之能窮人二句　跌宕

輒抑于有司　窮久

年今五十　提出將老

不求苟說于世　至樂于詩而發之　一句一折

雖知之深亦不果薦也　跌宕

其妻之兄子謝景初　景初之詩頗工蓋其淵源有自

魯直謂從婦翁得句法則亦本于此也　景初名師

厚

其後十五年　以下又公他日所續書

謝氏詩序　此等文韓柳不為

昔衛莊姜許穆夫人至其不泯沒矣　太大太遠南宋

後爛套實基于此

釋惟儼文集序曼卿嘗曰至則賢者安肯顧我哉　前

後客主相酌成章

然嘗竊怪平生所交至尚安能酣豢于富貴而無為哉

下云以此誚其坐人若無此數語則難從不交妄人一段轉接耳

釋秘演詩集序　穆伯長尹師魯皆與演善見于師魯文集亦謂其好論天下事衣冠而振起之必犖犖取奇節云

予少以進士遊京師　長史云從自家起　老少盛衰四字作關鍵

予疑所謂伏而不見者四句　長史云又入自己

予亦時至其室　長史云又入自己

嗟夫二人者予乃見其盛衰二句　跌宕

章望之字序　亦學韓然太直

送徐無黨南歸序　用立德立功立言之語而稍變之其意蓋在言不能以徒立必附于德與功而後能必其不朽然轉至要處却不能説出師古聖賢之實于此見歐之本領規橅去韓甚遠也

予欲推其盛氣　推字收全篇有力

送楊寘序　此似學送王秀才序而不如者不獨筆力簡古為難韓乃簡古中旨趣深遠

送梅聖俞歸河陽序　長史云歐公論梅聖俞詩詳于書聖俞稿後一篇與此序同時所作其後序其詩集十卷所謂詩乃窮而後工而最後作墓誌即書此數語曰聖俞以為知言也作詩序惜無人能薦聖俞作墓誌又悲聖俞之屢薦而終不見用也

送曾鞏秀才序況若曾生之業　至可怪也　駭其文

思廣其學而堅其守　壯其志

而有司又失之　帶前

使知生者可以弔有司之失而賀余之獨得也　二句

總結所以許生者悠揚不盡

送田晝秀才寧親萬州序　長史云極似昌黎送王秀

才序本其先世立説也又云大抵歐公文從脩五代史

處極有得力　其中無味與昌黎絶遠發端語亦太冗

及建隆之際或滅或微　從萬州發端先着此句方不

散漫

用兵不過萬人　欲誇功德之盛而語非實錄文字必歸無用乃書生之陋也未有師少于三萬人而能攻一國者

巴峽之險至此地始平夷　即紐

皆王師嚮所用武處至末　雙綰

傳易圖序易之傳注　以下又論傳注及師承

詩譜補亡後序　雖少深旨而文頗醇潔

夫不盡見其書至其能使之必服乎　善論

刪正黄庭經序　明白條暢

又有以謂此外物不足恃而反求諸内者　轉到黄庭

若大雅君子則豈取于此　收歸無仙本意

韻總序　發端迂遠諱其所不能而姑為大言以張之

此作者之大病

故儒者莫暇精之　非儒者之莫暇也近世小學廢矣

禮部唱和詩序　此等文未能喻其佳處

蓋絕不通人者五十日　宋時試期之寬如此故校閱宜精且有餘力唱和也

集古錄目序　使子瞻為之必不若此費力　自不逮寶繪諸記

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　上既有聚多必散之語此轉似贅

予對曰足吾所好至末　回抱前半亦不見筆力

桑懌傳以免短使送三班　免短未詳

若欲避名則善皆不可為也已　名言

仁宗御飛白記　較東坡文為深厚公事仁宗久自然

尤言之沉摯也

蓋以遺時清明至亦朝廷一時之盛事也　長史云從

高一層說來

余曰仁宗之德澤至登金門而上玉堂者乎　長史云

從低一層說來

御書閣記　晦翁以此為公文第一　開元以老子為

祖且有道舉而太宗未始崇信其說特以前代帝王嘗賜御書因而賜之此可見祖宗好尚之正而彼得之尤為光寵絶盛之事以此立論轉到興復上亦可作一篇文字

而道家非遺人主之好尚不能獨興　挽上開元

相州晝錦堂記　題無深意特高一層起論施諸魏公獨不為夸　荆川云前一段依題說起後乃歸之於正此反題格也按反題却愈切題所以佳　閣云為時名

鄉謂父國華官右諫議大夫有列傳歐公為作真賛

臨大事六句宋史取以為列傳論

此一介之士得志當時　此志字淺

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　提過本意

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于公也　長史云言公少時之志便如此

其言以快恩讐矜名譽為可薄　有此証佐則前半方不涉客氣若不量輕重只要高處立濶處坐便成亂道

矣

有美堂記　通篇以虛景成文

峴山亭記　長史云前半篇俱是後半篇影子　言外有規史君好名意蓋叔子是賓光祿堂却是主也　史君非其人而尤汲汲於名公蓋心非之妙在微諷中有引而進之之意仍歸於敦厚也

注

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　起句用襄陽耆舊傳見世說

是知陵谷有變而不知石有時而磨滅也

後人針砭亦是為後人放寬

將自待者厚而所思者遠歟　為後其為人與志之所存伏脉　無自待者厚二句便義理不圓足文章亦徑露少味矣歐公此等處尚得韓法也

因以君之官至並傳於久遠　據事直書諷刺自見君皆不能止也　諷

余謂君知慕叔子之風而襲其遺迹至則君之為政於

襄者又可知矣　長史云有諷有頌　立意好而文法太早熟

李秀才東園亭記　本不足記故但書其不能忘情于園亭者

修友李公佐至命修志之　下方詳敘隨之風土先點出為亭作記方不散漫然亦嫌其語太煩也

隨雖陋非吾鄉　六字收束前二段

泗州先春亭記　有用文章筆亦峻健

泗之民曰至以食役者　長史云以出米助役為民之意說得有體

且推其美于前人而志邦人之思也　長史云此却說是張侯之意尤妙

前司封員外郎張侯夏守是州至末　補明因其舊蓋前政亦知所先者不欲沒其人因可歸重堤上也

真州東園記園之廣百畝至闢其後以為射賓之圃先撮記園之大略

芙渠芰荷之的歷 至 鱗鱷鳥獸之嗥音也 細記園之
景物 就廢興上相形逐段裁剪文字始不平衍又得
當時即圖指點神貌
水光日景動搖而上下 襯筆生動
嘉時令節州人士女嘯歌而管絃 來遊不記三人但
記士女并為結處無辛若愁怨之聲伏脉
若乃升于高以望江山之遠近 至 吾亦不能言也 補
寫圖外之景趣是文章染法彌有餘情

其為我書其大槪焉　落到作記此虛後實此正後反皆有層次變换

真天下之衝也　應起處當東南之水會句又轉出一層

然而池臺日益以新草樹日益以茂　即總收前文所載

而又協于其職　從相得二字中結到園之可記而非徒以其眷眷于是也

然後休其餘閑又與四方之賢士大夫共樂于此　包括首尾　結處故非溢美此園之所以可記也乃為之書　記字結

海陵許氏南園記　長史云南園者許君之鄉園也故本其居家之孝友以風示其鄉之人亦在鄉言鄉之義也　海陵去真州密邇以發運使還臨本州為小園于郊居既不足鋪揚且有桑梓之敬又不可泛入與民同樂議論故從許氏世有孝德能化其鄉意推而論之非

漫然翻案破壞記事文體

夫以制置七十六州之有餘至亦不足書　將園字撇開從海陵許氏四字着意

凡海陵之人至登其臺榭　于記園仍善抱不脫

使許氏之子孫世久而愈篤　從上文世字生下

將見其園間之草木至不擇子而哺也　張云似昌黎董生詩　又作此一層文勢方不單薄于園上亦有餘味

叢翠亭記　早歲學唐之文　似柳

蓋其名在祀典以下　此處尚少頓

見山之連者至若鬬若倚　寫出叢字

菱溪石記刺史李濆爲狩谿記　李濆狩谿新亭記見

文苑英華此句疑脫新亭二字

予感夫人物之興廢　一句結上生下

亭負城而近　狩谿新亭記云得古溪于郡之東北十

里

桴槎山水記　前後意不相屬浮槎之水安知非前人所未親歷而龍池或至宗而壞也乃遽發怒于又新何哉　以吾郡言之虎邱石井唐人品為第三今不可食天平山白雲泉發自范文正公今水味亦減矣使歐公為文又作何語耶

游儵亭記　翻得好

吉州學記　意思氣象俱勝　句句切慶歷吉州之學其中照應極綿密　長史批分三段看前言宗之學久

而後立而歸美于天子次言吉州之學不久遂成而歸美于李侯後言學之道又必久而後成以深致責望後人之意尤覺神理警動

學校王政之本也至須其久而後至于大備歟　長史云此于立學遲久之故特作一段回護

事方上請而詔已下學遂以成　長史云李侯治吉在未舉詔書之時此作者着意處見其賢于他人

吉之士率其私錢一百五十萬以助至而來學者常三

百餘人　長史云此是記事正面
進不能贊揚天子之盛美退不能與諸生揖讓乎其中
　長史云上句遠應下句近接
善教者以不倦之意須遲久之功　公于本論下篇亦
云然
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　長史云收起處
刻辭于石而立諸其廡以俟　作記只一句結出
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　長史云是廟記不是學記

釋奠釋菜至獨春秋行事而已　長史云廟以祭而設故從祭祀説起是議論有原本處

而後之人不推所謂釋奠者至何其謬論者歟　此層議論徒欲駕韓之上不知乃犯駁題之病行文亦少撿局矣

而州縣幸有社稷釋奠至可勝歎哉　長史云有此一段方見廟之不可不修方見修廟者之功

豐樂亭記　和平深雅　余嘗過清流關者其嶺甚界

不為絶嶮特以介南北之衝取滁之所必爭故耳

脩既治滁之明年夏至闢地以為亭　此一段先記亭

曰明年則既在歲物豐成之後矣

而與滁人往遊其間　虛舍共樂

滁于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　本其山川　以下

記豐樂之所以名

自唐失其政海内分裂至何可勝數　此段意思甚好

但下字亦寛緩須如東坡表忠觀碑纔得精神　必說

到殺人盈野殺人盈城着在百姓身上乃見今日休養
生息朝廷功德之深
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　插入山與泉一筆
今滁介于江淮之間　道其風俗之美
舟車商賈四方賔客之所不至　地僻
民生不見外事　事簡
而安于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　俗之安閑
而孰知上之功德　宣上功德

乃日與滁人　共樂

風霜冰雪刻露清秀　南山逼冬轉清瘦刻露圭角出

崖嶔公二語從韓詩出也

樂其歲物之豐成　破題

使民知所以安其豐年之樂者　其字從東坡書此記

反應五代之際二句反覆以宣上恩德意

刺史之事也　應治滁

遂書以名其亭焉　結句是記事之體

醉翁亭記　長史云通篇命意在醉翁之意四句下分兩大段摹寫　昭明太子陶淵明集序云有疑淵明詩篇篇有酒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為迹者也公此篇中用其語　獨孤至之瑯琊溪述云公登山樂山者爭同無小無大乘興從公又云時時醉止與夕鳥俱明月滿山朱轓徐驅亦採用而變化出之

環滁皆山也　起句是法陽山天下之窮處也

若夫日出而林霏開以下　第二層又寫瑣屑事

臨溪而漁 至 太守醉也 還題中醉字

泉洌而酒香 泊宅編云東坡書此文改泉洌而酒香作泉香而酒洌按倒轉則句響亦本月令水泉必香也

樹林陰翳三句 無此一層即意味索然

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 至 末 逐層帶轉 兼取濠上之意

畫舫齋記 善于洗發後來如戴帥初輩專效此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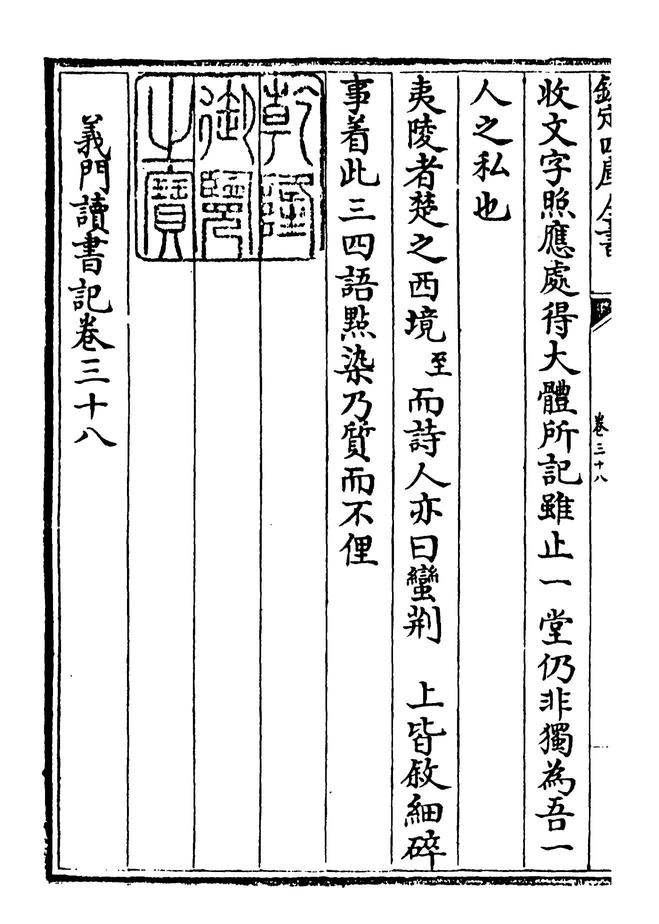
豈真樂于舟居者耶 樂字即反起下一段

峽州至喜亭記　江出峽始漫為平流　按漢書地理志夷陵下注應劭云夷陵山在西北是夷陵之所以名也歐公乃云峽口之嶮至此而始平夷無乃未之攷歟

故舟人至此者　出至字

相賀以為更生　起喜字

夷陵縣至喜堂記　前段極言始來而不樂之由皆為下文既至而後喜之地中間因朱君待公厚而堂又為公作也故插敘能變陋俗以致歸美之意末仍以此作


收文字照應處得大體所記雖止一堂仍非獨為吾一人之私也

夷陵者楚之西境至而詩人亦曰蠻荆　上皆敘細碎事着此三四語點染乃質而不俚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義門讀書記卷三十九 四十

詳校官中書臣瞿　照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録貢生臣戈廷模

謄録監生臣姚希慶

義門讀書記卷三十九

翰林院侍讀學士何焯撰

歐文

偃虹隄記　王得臣麈史云岳陽西瀕大江夏秋洞庭水平望與天際而洲步無艤舟之所人甚病之慶歷間滕子京謫守是邦常欲起巨堤以捍怒濤使為艤楫之便先名曰偃虹隄求文于歐陽永叔故述隄之利詳且

博矣碑刻傳于世甚多治平末予宰巴陵首訪是隄郡人曰滕未及作而去然則文中云用民力若干及上于朝廷決之三司之語何以書也姑採之以存疑　長史云前段敘次又是一法　真州東園記只在許君口中作一大段敘出此又分作數次問答逐段零星更不雷同　凡記之正面皆從使人口中敘出後半只以望後人不至怠廢發論抒柚特變

王彦章畫像記　擬書張中丞傳後

惜乎舊史殘畧不能備公之事　長史云用兩語引下其記德勝之戰尤詳　長史云先提此句下復插入他語然後接出　總撮家傳敘過然後獨提德勝之戰洗發抒寫胸臆

公之攻德勝也　重提起

是時莊宗在魏至已不及矣　反襯生色

奇在速速在果　與四夷相持當務持重李牧之事千古不能易也邊將以輕入屢敗其誤正在速而果耳歐

公此論蓋不知事勢之異而慕為奇所謂以口擊賊者也

每讀其傳未嘗不想見其人　長史云又用兩語引下又得公畫像而拜焉　長史云亦先出畫像下復插入寺名所由然後接說畫像

至今俗猶以名其寺　終人死留名之意而歸重于忠義豈其忠義之節使然歟　收前一段

而予尤區區如此者　打轉中一段

樊侯廟災記鄭之盜至侯怒而為之也　先記其事

怒而為一篇總破此句

禮所謂有功德于民則祠之者歟　以下明侯之必不

為是以病民而駭之

風霆雨雹天之所以震耀威罰　以下又見亦非侯之

所能為也

有司者　三字為句　猶陳平云有主者

蓋聞陰陽之氣至凝有不和而凝結者　又從怒字轉

出陰陽之怒一層還他個為之者有此方能持論不輕淺

不然則喑嗚叱咤至末　不直不盡　破得倒仍不似村公語　末一轉正反復以見其不由于俟却不作煞語故有餘味

明因大師塔記　亦學㓒者傳

又言為兒時聞長老語至為太平之幸人　為浮屠矣轉搬此等語何為

因并書其常語予者　不欲爲外氏之説又嫌文太寥落故出此變例然了無真味

武恭王公神道碑銘　多精彩處而恨其過于煩　德用當附王超後刪取此文三之一爲傳

使士知畏愛而怯者勇至豈多言哉　真知兵矣

太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銘嘗諭杜重威使無反漢三句

鹿門謂此處序得少𢍰按此王旦碑也可復煩乎

寇準爲樞密使至豈可求耶　或謂此事宜諱寇公亦

賢相也按寇公既有此不學無術之事生平專主北人擯排南士故歐公不復為之諱爾

諸孫十四人　書孫幾人而不詳其名晏元獻碑亦然

贈太師中書令程公神道碑銘公以謂合而没其名一時之便後有興利之臣必復增之是重困民也　誌之他日以措欲于一條鞭之外議加者可也

銘　皆發明勞字

贈司空兼侍中晏公神道碑銘丁父憂去官　至求去官

服喪不許　起復與不許服喪皆非美事碑中略之可也

坐以笏擊其僕誤折其齒罷留守南京　明著其事者見罷之非罪爾

孫十有三人　書孫幾人

資政殿學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銘　敘范呂本末斟酌稱量特微而顯公文之至者

公少有大節至吾豈苟哉　此段先敘公之志行其後

立朝皆事事與其言相符

以言事忤章獻太后旨至以全大德 見不擇利害為趨舍

當太后臨朝聽政時至其事遂已 其事遂已四字東坡嘗質之于公以為誤

於延州築青澗城至又城細腰胡蘆 築城據要害之地有險可守而又營田以足食訓練以足兵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備邊之長策也若寡謀輕舉鮮不敗

事
公始分延州兵為六將訓練齊整　州兵萬八千人一將所訓練三千人
人或疑公見敵應變為如何　至于是諸將皆服公為不可及　見公非不能戰
一旦引兵出諸將不知所向　機事密
至于版築之用大小畢具　儲備預
戰而賊走追勿過河　料敵審

公居三歳至復靈武　此見公非止以自守方俟制敵有餘徐規進取

初西人籍其鄉兵者十數萬至而紓西人饋輓之勞禦邊非叅用民兵不可習其地利知賊虛實又愛護宗族鄉黨人自為戰也然悉黥以為軍則兵休事息不可復為平民而養兵之費亦難以支矣銷兵省運尤公策之要者故帶敘于後

自公坐呂公貶至遂起而不能止　數行中無窮轉折

中間呂雖借用公以困公然其事非失舉也故平心而
進之可謂得春秋書事之法矣
呂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為黨　厲階
然朋黨之論遂起而不能止　流毒
然事有先後三句　見公之為政本與更張無漸者不
同但為忌者百計撓之耳
而嫉公者亦幸外有言喜為之佐佑　與前朋黨之論
遂起而不能止二句暗接

其知政事纔一歳而罷　元昊請和而遼名歸邉事不竟其用也叅政纔一歳而復出有司悉奏罷前所施行政地不竟其用也皆與公自言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相應

其為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　文中但詳于言職邉備政地故知七州以二語包之

亦公之志也歟　收轉有志于天下句

贈刑部尚書余襄公神道碑銘孫女五人　并書孫女

幾人

尚書度支郎中天章閣待制王公神道碑銘　介介然有仁者之勇君子之剛　虛提

然若得為黨人公之賜甚厚矣　此實其剛勇之大者故另敘

小人連搆大獄坐貶廢者十餘人　即蘇子美事

尚書戶部郎中贈右諫議大夫曾公神道碑銘　文特遒勁

及為曾氏而箴參元西始有聞于後世　箴古㸃字史
記仲尼列傳如此
而亦有所不得載也　此句暗
太子太師致仕杜祁公墓誌銘自杜赫為秦將軍　敘
杜氏當自杜周始
又十有四世岐國公佑顯于唐又九世而至于祁公
京兆之杜以何時徙越亦不可無據
公治吏事　至則簡而易行　明敏則易略故審覈為難

推析豪髮則易煩故簡易為難

必使吏不得為姦而已　而已猶而後已

贈中書令謚文簡程公墓誌銘趙元昊死子諒祚立方幼至不如因而撫之　此不可不審若彼不肯分反為所笑耳

尚書戶部侍郎參知政事贈右僕射文安王公墓誌銘郭皇后廢居瑤華宮有疾至以釋天下之疑　詳此段郭后之疾已非一日其謂文應酖之者亦非也

端明殿學士蔡公墓誌銘往時閩人多好學至作五戒以教諭之　對明知風俗句

三司開封府世稱省府至遂拜三司使　留開封事與三司同敘迴應精明句

來者有醫　來疑作疾

資政殿學士尚書户部侍郎簡肅薛公墓誌銘初舉進士為州第一讓其里人王嚴而居其次　茅云舉進士何以得讓按舉進士乃漕試也

悉除故時王氏無名租　王審知據閩時無名租也茅謂即五代王建之後者謬

若何而拜乎　善于立言　湘山野錄載此事曰簡肅公闢右人語氣明直簾外口奏曰陛下大謁之日還作漢兒拜耶女兒拜耶明肅無答是夕報罷直道當時語極有生氣如歐公云若何而拜耶便無力此并不如李習之作韓文公行狀手段也

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梅公墓誌銘至于咸平景德之

際尤為詳焉　提筆

時邊將皆守境不能出師 至 宰相有言不可者乃己

守境而不出師是承平備邊良策若輕舉以致喪敗則

事不可為矣但當擇將以任之爾李文靖詆梅詢之請

老成碩畫非喜事少年所知也

其後繼遷卒為潘羅支所困 至 而河北之兵解　前二

邊並提此處雙應

還判三司開拆司　還朝

復直集賢院　還朝
召為龍圖閣待制　還朝
入知通進銀臺司　還朝
已而失職逾二十年至不復言兵矣　又將前後一鎖
潆洄有情
享年七十有八以終　二十六至七十八五十二年白
首擯抑結此句有無窮悲慨
惟其壽考福祿之隆　言所得于斯世者僅壽考爾蓋

深悲其不遇也

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楊公墓誌銘　通篇以論兵作主

公嘗為御史至貶監舒州酒税　此是公立朝大節故亦另敘

拜著作佐郎　先總一句

又娶王氏太原郡君六孫景略景亮景謨景道景直景彥　子見前不重敘

尚書刑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兼侍讀贈右諫議大夫孫公墓誌銘初舉進士 至 再舉進士及第 得同學究出身者舉進士不中而以明經出身至八年則再舉而及第也

兵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杜公墓誌銘蒙趕率偽將相數十人以其衆降 至 君即上書引咎 既納其降奈何復盡戮之蠻亦人類耳若希範窮走被擒醢之以懾羣蠻可也

尚書比部員外郎陳君墓誌銘過鳳翔謁其府尹 至以謝君 俯伏庭下何其賤也責尹慢士何其妄也陳家小兒特紈袴中之無賴子弟耳此何足書

尚書工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許公墓誌銘請高塞粟之價下南鹽以償之 似明朝商屯之法

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趙元昊冦邊 至遂以敗死 此邊將所當知唐與茅皆喜談兵亦不知斯言為可取何歟

而兵法有不得而救者　讀李牧傳自見

君歎息憂悲發憤至已而以疾卒　晁以道作李挺之傳言子漸以哭李過哀而死蓋其中本以時事抑塞適會哭李乃發病也晁之文見賓退錄

豈其志之將哀不然世果可嫉其如斯　亦悲憤亦深遠

湖州長史蘇公墓誌銘　是公極用意之文精神筆力兩到　長史云寫子美事見其關係却大其意亦直以

史筆自負　悲當世無人拯子美于既廢之後聽其一斥不復身後僅賴一婦人能守其文章則所得于斯世者何疎濶耶文章須識變不可執徂徠明允諸例繩之也

故湖州長史蘇君有賢妻杜氏　或疑起手為失體謂蘇君豈僅以妻重者按宰相杜公壻句難㸃故先伏在此若至後始見則似范公因杜公故而薦矣作者各有苦心難與村漢道也

又號泣于其父曰 至 皆以書來乞銘以葬 內言不出于閫張圓之妻無宗族子方在抱故可以未亡人之辭為請若宰相之女叅政之家子又長矣可自言非歐君不可銘其墓耶鹿門議之謬矣

其上世居蜀 亦欒城之别耶

少好古工為文章 上已敘過集次文章故此處畧帶長史云此句只畧敘因已見文集

自元昊反兵出無功 至 乃以事中君 長史云通篇只

着意重寫此一段亦可窺見公史筆之大槩也　集序
中所謂意不在子美句于誌乃暢言之　祁公雖為宰
相尚非小人所深忌故先敘范富更張秕政而後帶出
坐監進奏院祠神奏用市故紙錢會客　長史云奏用
二字書法
大涵肆于六經而時發其憤悶于歌詩　長史云此獨
詳其能詩
宜予述其得罪以死之詳而使後世知其有以也　長

史云以史筆自負

銘辭　深歎仁宗聽之不聰而不許露

荒孰問兮杳難知　此句即屈子天問之意也

徂徠石先生墓誌銘　其氣象甚宏偉然後來廓落之

弊亦自此開不如胡先生墓表為穩當而稱情也

先生貌厚而氣完　至　吾勇過孟軻矣　長史云提出先

生直道取禍處先重寫一大段

其遇事發憤作為文章　長史云此處虛提

既卒而姦人有欲以奇禍中傷大臣者猶指先生以起事　長史云死後事倒提在前　以奇禍中傷大臣謂朋黨也

先生世為農家至乃詩之所斥也　長史云敘次事實亦于作詩一節獨用詳寫

先生年二十七舉進士甲科　石與公同年一甲進士乃作慶歷詩至子禍始于此矣　長史云此處實敘先生自閑居徂徠　發明所以稱徂徠先生

及在太學　長史云與前為直講相接

其斥佛老時文至亦以是教于人　長史云插入此段

敘其著述及所為教法

以是行于已亦以是教于人　終前以師道自居之事

杜祁公薦之天子至乃直集賢院　敘杜韓之薦暗終

前欲中傷大臣借以起事

安在夫桓魋與臧倉至末　長史云公之直亦甚矣

故霸州文安縣主簿蘇君墓誌銘有蜀君子曰蘇君

張云昌黎敘孔司勳法　是用有吳延陵季子之墓文法　所謂國士無雙也

君之文博辯宏偉至可謂純明篤實之君子也　張云又提出寫其所以為文因及其人以實其為君子

而君少獨不喜學至故號老蘇以别之　張云再詳寫其為文之始末

蓋其稟也厚四句　透出前純明篤實四字

初修為上其書至未報而君以疾卒　張云然後敘其

出處

三女皆早卒　温公程夫人墓誌銘云長男景先及三女皆早夭幼女有夫人之風能屬文年十九既嫁而卒既不著其所歸而此文又止云三女所未詳也

君善與人交四句　張云補敘其為人

蓋晚而好易至未成而卒　補敘著述在晚年者此與卒葬相連故補敘

蘇顥唐世實欒城人以官留眉　張云補

蔡君山墓誌銘吾兄弟始去其親而來京師至何以塞吾親之悲　亦用歐陽詹哀詞之意永叔之于韓其尊信葢亞于六經云

梅聖俞墓誌銘　唐荆川曰一準貞曜誌按視孟誌已冗矣

嘉祐五年至皆有以賻卹其家　敘此者正以哀其窮而不遇知之者如此其衆而僅以詩鳴為可悲也

至聖俞遂以詩聞至而聖俞詩遂行天下　長史云從

其有詩名先寫一段

其初喜為清麗閑肆平淡至僻固而狹陋也　長史云又從其所以為詩處重寫一段

其應于人者多　帶上段一筆

至于他文章皆可喜　補此句伏後唐載諸書

聖俞為人至可謂君子者也　長史云寫其為人仍不脫詩

初在河南王文康公見其文至惟梅其為宜亦不報

長史云敘其平生遭遇又特提出寫此一段總在能詩處着眼

聖俞初以從父廕 至 累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 長史云然後總敘平生仕宦

嘗奏其所撰唐載二十六卷 至 書成未奏而卒 長史云然後及他著述曾奏御者此與宦蹟相連故先敘

余嘗論其詩 長史云仍以詩結

銘詞絶妙槩括書聖俞稿後之意而尤渾雅雖韓公不

過也

江鄰幾墓誌銘　雅潔不煩濫

君子治人至冀以感悟　用之不盡故僅舉其畧著書則所由以改官者神告一篇為當時切務故提出另說

黃夢升墓誌銘尤以文章意氣自豪　通篇以此四字為眼目

張子野墓誌銘　此又一張子野非張三影也

然雖洛人至今皆以為無嚮時之盛　此句剔得好

初在洛時至可哀也已　摹擬馬少監誌

尹師魯墓誌銘　謹嚴而淒婉　師魯誌外子美誌為勝

又欲訓土兵代戍卒以減邊用為禦戎長久之策　意所謂息戍者不外乎此

家無餘貲　此句兼寓不辨之辨

銘詞非公自言之固未易窺其用意之深如此也

孫明復先生墓誌銘　如此古雅峻潔何必減班孟堅

勝徂徠文

李丞相廸將以其弟之女妻之至而李丞相孔給事亦以此見稱于士大夫　學史記極生動

先生治春秋不惑傳注　首尾以治春秋為結構

南陽縣君謝氏墓誌銘　此非歐公得意之作

長壽縣太君李氏墓誌銘　不作可

書其子孫之衆五句　他墓誌孫不書故自發明變例

渤海縣太君高氏墓碣見其鬢髮垂白至皆頡發而秀

好　太涉摹擬

北海郡君王氏墓誌銘　女子又早亡故不得不寫虛景

于是娶其女弟以為繼室　言繼室則非夫人歐公似讀左傳不熟蘇文忠富公神道碑亦誤

石曼卿墓表幽燕俗勁武至而不知其才之有以用也

長史云先總提一段

曼卿少舉進士不第至還為校理　長史云先總敘平

生皆略而不詳

莊獻明肅太后臨朝至則人人皆勝兵也　長史云此乃表其大者

其視世事蔑若不足為至稱其意氣　長史云應起處一段

其施設之方三句　其所負者大

退而質其生平趣舍大節無一悖于理者　其自顧也重

及可否天下是非善惡當其意者無幾人　此與世難合

官其一子使祿其家　長史云亦與起處照應

太常博士周君墓表有篤行君子曰周君者至故吾于周君有所取也　發端太冗

胡先生墓表　極鄭重而又不失于夸大此歐公之文所以情味獨至也

其在湖州之學至取旁官署以為學舍　長史云詳敘

湖學太學兩節乃是表其大者

其言談舉止至不問可知為胡公也　文氣一收束

先生初以白衣見天子論樂至又以太常博士致仕

長史云然後總敘平生俱畧而不詳　論樂只輕敘

遂居湖學廼居太學仍居太學此三句是眼目

東歸之日至路人嗟歎以為榮　長史云亦是收束

其世次官邑三句　長史云俱畧而不詳此是墓表之

體

瀧岡阡表　孔叢載孔子曰古之聽訟者惡其意不惡其人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乃刑之君必與衆共焉愛民而重棄之也今之聽訟者不惡其意而惡其人求所以殺是反古之道也歐公所述崇公之言全本于此

自吾為汝家婦至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　先虛提四句歐文往往如此

回顧乳者劍汝而立于旁　劍令本作抱按抱字是不

知者妄改鄭氏曲禮注劍謂挾之于旁洪容齋隨筆五

卷辨之甚明

于是小子修泣而言曰　遲接有待句

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　韓吏部行狀幸不至失大

節以下見先人可謂榮矣公蓋本此語

集賢校理丁君墓表　鹿門云丁元珍失守端州一節

生平瑕指處歐陽公曲意摹畫以覆之按曾子固政要

策云宋興既歛兵于内盜賊輒發而州郡無守備急則

吏走匿自存天子常薄吏罪而言事者以為適然故盜賊起輒轉刼數百千里非天子自出兵徃徃不能格由此觀之此文葢適得其平非曲為解也不可以明制有衛所之兵有城守之責議論前人文字

祭蘇子美文　激昂

祭梅聖俞文　真至

祭石曼卿文　儗柳子祭呂化先文　無味不知人何以多好之

祭丁學士文　施之元珍亦過情

是皆生則狐鼠死為狗彘　太劇傷雅

秋聲賦　雖非楚人之辭然于體物自工至後乃推論

人事初非純用議論也識之者只是不識公于文章變

而不失其正爾

異哉初淅瀝以蕭颯　至　胡為而來哉　先賦聲

又如赴敵之兵　與後殺字相映

四無人聲　人聲二字上顧赴敵下為在樂一段起本

蓋夫秋之為狀也至乃其一氣之餘烈　此賦秋

故其為聲也　合到聲字

亦何恨乎秋聲　反結悲哉句

但聞四壁蟲聲唧唧　以細聲結　韓子云以蟲鳴秋

結仍渾成該括

怪竹辯　頗似論衡無一結則為小兒語矣　欒城云

歐公碑版今世第一怪竹辨乃甚無謂非所以示後世

論尹師魯墓誌意謂舉世無可告語至詩人之意也

銘詞非公自言固不能遽得之也總之古人文章其來源甚遠非深考六藝未足以知其深處

不辨師魯以非罪　至自然知非罪矣　其祭師魯文已極言其寃矣此亦在可以互見之例也

則前有穆修鄭條輩　厚齋云條蜀人自號金斗先生名其文金斗集

及有宋先達甚多　如柳開孫僅皆學韓開之徒又有張景也

記舊本韓文後則喟然歎曰至以償其素志　立志之始亦志乎久而已矣　應素志

故予之仕至而所學者宜然也　昌黎云非其文之好好其道焉爾公亦謂吾所謂文必與道俱此五語者學韓之本也

韓氏之文之道萬世所共尊　暗收久字

讀李翶文　此文免不得學陋心粗四字

此中庸之義疏爾　中庸言致中和而習之欲滅情以

復性正墮于佛氏之説而與中庸相反以是為中庸之義疏亦歐公知言者淺也

恨翺不生于今　透出一今字已為後半地

況廼翺一時人有道而能文者至則不復云矣　此數語過于抑揚遂似此賦後半公未之見者無論李非韓匹也宋人文字中大病皆自公開之

然翺幸不生今時四句　此是作文主意借河北以比遼夏也

可歎也夫　與前兩歎字呼應收住

書梅聖俞稿後　擬送孟東野序　詩本出于樂但後半于和字無所發明不若昌黎所謂鳴其盛鳴其衰說得有分曉也

義門讀書記卷三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義門讀書記卷四十

翰林院侍讀學士何焯撰

元豐類稿 詩

冬望 學韓亦兼有似太白處

入見奥作何雄魁 作作阼

宿尊勝院蔽衣盖苦短 蔽作敝

向來雪雲端桀下百仞隍 一本作向來雲端桀下飛

百㤾惶

苦雨應有白鬢添數莖　鬢作鬚　此句收苦字

南源莊　發端獨妙

論交　孫仲益云此詩指呂惠卿　恐不然

兵間　孫云此詩指徐禧

寄孫之翰　甫嘗因地震極論後宫又劾宰相陳執中

豪傑　詩若此復何味

黄金道旁白日忽再去　去作出

不是九鹍輸西隣　西作諸

山檻小飲　造句極似韓

上翁嶺時見崖下雨多從衣上雲　十字王孟不過也

濯足行上側　上作尚

雜詩四首　第二首似指王元澤

冬暮感懷奈至一歲除　至作此

寄舍弟我意生側側　側側作惻惻

已期采芝欒　欒作樂

至荷湖二首林林路南山　路作露

猶疑拔山秋　拔作沃秋作湫

送徐兹著作知康州　兹作紘　衍裕

咄唶令人謀　人作心

寫懐二首　第二首言身雖局促意則空濶也

茅亭閒坐鳥語遍喬林　遍作變

豈誰智所拙　誰作惟

靖安幽谷亭　靖安下有縣字

地氣方以潔　方作芳

愔愔謀謨消汩汩氣象孱　二語可痛

青雲亭閒坐　坐作望

趨榮衆所便　榮作營

寄子進弟　一本作年弟年子進名也

頗測隱與微　隱作幽

常若去左右　若作苦

我眼日以眯　眯作睎

喜寒　此等詩正嫌其有造作之勞歐陽公謂孟韓文雖佳不必效之取其自然耳學詩何獨不然　此是閭中所作但發端不醒

乾離力還愂　愂作併

憒憒若酣醟　醟於命切酗也亮酒曰酗醟

詠史二首子龍獨幽遠　申屠蟠字子龍

用心豈必殊　此語好理固如此不專爲子雲護短論人惟平乃允也

江湖論迹異驚衆　論作淪

詠雪蛟龍岌起抱巒崗江海横奔控阡陌　語奇而意微暗

自駕疲牛理燒堉　燒作墝

答裴煜二首相期在覨誨　覨作規

相持非鬱盎　持作遲

寄王介甫　宜興本作介卿荆公舊字也甫字謬改元板已作甫　甫仍宜作卿

如醞冐炎暑　醞作醒

每進意愈蹇　蹇作寂

亦可洗珠壁　壁作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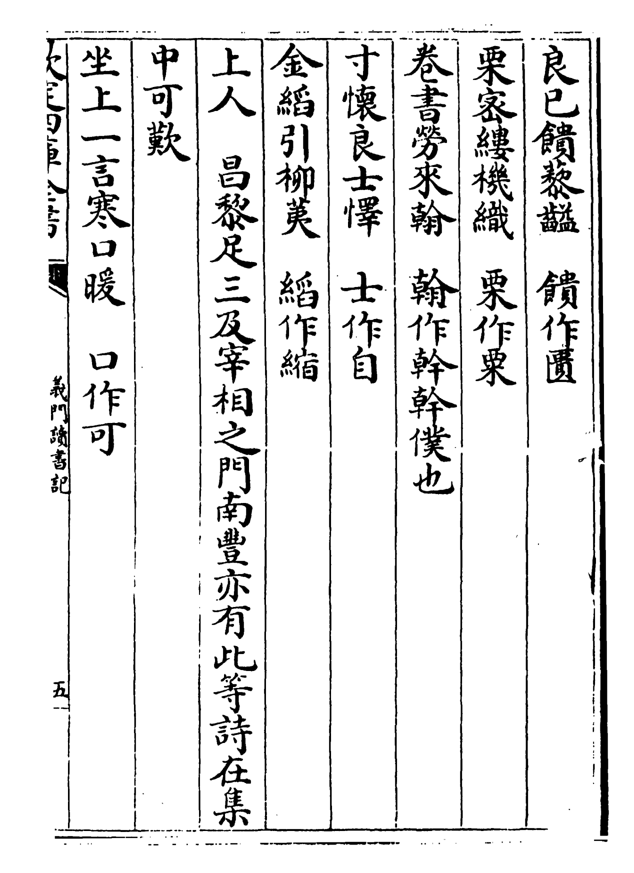
遇悵每同蟄　同蟄未詳疑作欸笑聲也宋本欸

更得蟾蜍𡰪　得作待

昧者尊惡石　石宋本作砳檢集韻不見此字

萬竅動謞皦　皦作激

熋熋多吏從　吏作隷



良已饋蔾鹽　饋作匱

栗密縷機織　栗作粟

卷書勞來翰　翰作幹幹僕也

寸懷良士懌　士作自

金縚引柳荑　縚作縮

上人　昌黎足三及宰相之門南豐亦有此等詩在集中可歎

坐上一言寒口暖　口作可

初夏有感愁勤未老鬢先白　愁勤作窮愁

送人移知賀州　擬送區宏兼用其韻

風露氣嚴花草緋　緋作腓

南豐道上寄介甫雨露施土慳　土作尚一作何

謝章伯益惠硯　太迂遠

始獨俯仰吾坤乾　吾作模

送劉醫博馬蹄所至病歷屈　歷作䃸

委曲衰旺肺與脾　旺作王

始免未老為枯骸　骸作骴

真人四難真可患　真人作貴人

去此足以為時規　去此作去去

送陳商學士　生新之語雜子瞻集中不能辨其為兩手

送錢生叩言忽言歸　叩言作叩門

雪詠　亦終不出前人範圍

誰能比衆作小去筆墨畦　誰作辟　按辟太拙有間

居新雪八韻禁體之祖也

或溺久宛轉　溺作弱

屋角初漸班　班作斑

坳窪一已滿　窪作窪

廚烟或中饞里表仍孤擎　極搜剔

陽春謝篡筝　篡作奏

蒼蒼不可問　轉筆好

萬物去復胃四句　極似韓　復作覆

送僧晩容　晩作曉

飛光無停芳歲閑　閑作闌

送叔延判官物物當前若圖屏　物物作物色

山茶花　終是没意思

欲攀更惜長依依　攀作搴

五月霧露空芳菲　露作雨

丁亥三月十五日　丁作辛　按丁亥乃慶歷七年是時公尚少恐筆力未能至是若大觀元年之丁亥則公

没已久矣玩末二句似指熙寧用事之人意者作于熙寧四年辛亥訛辛為丁也又按王介甫曽易占墓誌易占以慶歴丁亥卒於南京時公方侍疾而詩中云臨川城中三月雨則丁亥之為誤尤明矣　此詩前半亦水深雪零之意

舍弟南源刈稻新堂置喦幽　喦作岩

餘滋折丹榴　折作析

夜工督舂揄　揄作牏

送子固自起　固作因

奉和滁州九詠九首并序　此九首及遊麻姑山諸詩其中兼有近體

瑯琊泉石篆初流泉涯俗誰顧　流作留

遊瑯琊山　後半無味

殷勤羞甕醅　一作勤修甕中醅

瑯琊溪可恐開時不出遊　開疑作閑

庶子亭　亭作泉

風翻日炎夏潦盡　炎作炙

慧覺方丈　惡詩

遊麻姑山九首䆉稏百頃黃參差　參差作差參

天風泠泠吹我襟　泠泠作泠泠

半山亭半臺亭榭午猶寒　臺作崖

顏碑碑意少缺誰能鐫　少作小　觀此句則此碑自

公時已斷缺

秋懷　太許直

我有愁輪行我觴　觴作觴

一晝千萬思故人遠為縣海邊句踐州　此必介甫在

鄞縣時作

安能望高邱　高作嵩

菊花　孤淡

答石秀才月下　結處意弱

更送城笳夜聲起　聲作深

冬曉書懷令日病減真無蠅　真下疑脫一行宋本同

代書寄趙宏日倚東風愁同調　愁作想

局西明月過簾白　局作屋

東津歸催吳秀才寄酒若洗新妝竟妖臉　竟作競

已冷灑屋鋪風簟　冷作令

高松㛹㛹倚翠蘇　㛹㛹作偃偃

青青閒青青草蓐陰可藉　蓐作縟

尹師魯　一本上有哭字　觀此則師魯尚當在歐公之右南豐先生固不妄許與人也

發松門寄介甫況聞肥遯須山在　句疑有訛

庭木　此篇所指豈陳執中之流歟　篇中頗有似吕

黎病鴟詩

降龍文旛列戟照私第　旛宋本作幡

稾鉞樸艾恬以愉　樸作樸

湘冠傖人操兵快如鶻　快宋本作決

月費空已逾千金　月作日

捷如馬援不得志　捷作健

邊將　何減永貞豐陵

多雨霖傾潦雨那復止　雨作洶

山水屏塵氛見荒林　林作村

圖屏特自慰　特作持

寤寐心思逐　作心逐逐　以上三字從聲畫集本改正

盤石空原暗用呂傳事無迹即為溪岩耕釣伏脉

追祖試起望遺材　材作村

桐樹泫擢亂繁條　泫作低

九月九日　句句可人但只有一層耳

醜怪薦脩蠯　蠯蛤屬此句亦暗用爵入大水為蛤

聽鵲寄家人秋風粲粲正可愛　風作花

春風千樹變顏色　風作楓

讀書亦云辛卯歲讀書　是歲仁宗皇祐三年

荏苒歲云暮　暮作幾

雜詩五首第二首貧士任固小　士作仕

第三首韓公綴文辭　公宋本作於　按唐文粹多有

不録全篇者此録至未負風義厚可也

第四首相去幾年令與古　按宋本此首在少年一首後

二子引身高不起　作二子引身蒿下起

送宣州杜都官篇什高吟鳳凰下　此句乃用牧之天

外鳳皇誰得髓也

麻姑山送南城尉羅君　不減廬山高

空槎枒然卧道邊　所謂老樹半空腹

東軒小飲呈坐中氣酣落日解酲鐶　酲作帶

明妃曲二首　二篇却參以齊梁風調此擬老杜負新最能　大抵南豐詩不能細潤祗緣直以李杜韓三家為法六朝畧不留意故耳

皎皎丹心欲語誰　句不類　一句之壞尤在丹字

黄雲塞路鄉國遠二句　十八拍中所少

幾成新曲無人聽　幾作度

蛾眉絶世不可尋首　直自比久棄外郡耳　按曾子固詩過於古直此篇乃殊委婉曲折

七月十四日韓持國直廬同觀山海經　此篇亦簡兮

詩人之意而尤蘊藉

秋聲喬柯與長谷　長谷人不解用

秋夜露坐偶作白雪飛向低　雪作雲

韓玉汝使歸光華友原隰　友作及宋本又作反

過介甫歸偶成　熙寧初

合醬作　觀此篇即今之所謂醬與禮異矣膾食句亦

是相沿用之蓋食魚膾用芥醬恐非此醬也　大約古

人所謂醓豉即今之食醬

調涜遵古書　涜作撓

送章婺州幽尋足谿山　谿作溪

遊金山寺作遠挹蜀浪來四語　四面倣倒方是金山

南湖行二首　變調

芙蓉臺　尖新之句直似李長吉

秋懐一首復示倉箱盈　示作爾

送李撰赴舉華堂昨夜讀書客　華作華

風鋩拂塵見飛影　風作鋒
送韓玉汝名園分雜英　分作紛
送豐稷之君飄泊動歸思　之作夫
高陽池　公之遠謗如此
遊鹿門不果鹿門最發秀　發秀作秀發
漢廣亭北城最頗高　高作登
局促皆曠逸　皆作諧
劉景升祠　此歎時相不知收公為助也

蔡州　州作洲

萬山縹緲出烟雲　雲疑作霄上已有氛靄句也

題張伯常漢上茅屋　屋作堂

移守江西先寄潘延之節推我繫一官尚局促　尚作常

早衰瞻氣自然薄　瞻作膽

舊學搶攘期反覆　覆作復

訓王正仲登嶽麓寺閣見寄　王正仲下補太常學士

四字

曉出衛青異日須天幸　天幸本王摩詰詩非誤使也

和貢甫送元考不至　不至上疊元考二字

一時驚豪健　健作捷

按公古詩止第五卷此卷中五言頓有優柔之韻蓋初年止於學韓至此頗窺小謝之藩也

郊祀慶成詩欲知精意答　此句轉

浮陽上綺圖　圖作闉

送陳郎中還京兼過九江新宅艤舟金碧照溪沙　艤作䑲

楚澤經綸空建與誰論　建作健

盜賊忍多從此始經綸空健與誰論二語　言民方救死不贍奈何又紛然其擾也

照影亭不欺毫髮公雖有二語　得比興之意

晚望鄭袖風流今已盡二語　歎神宗不邇聲色勵精圖治而所任非賢身遭放棄也

簡翁都官况得君賓同壯節　未詳

胡太傅挽詞二首　前篇雖劉白何以過

第二首遠路參基命　遠路疑作遠略

閑行風出青山送水聲　佳句

送覺祖明上人　覺祖下有院字

豐堂環殿起崔嵬　環作瓌

鍾隨秋勢金聲壯　隨作乘

送撫州錢郎中名郎元是足風流　名郎作賢侯是作

自

得郡東南地更幽　幽作優

應與謝公資健筆　應作只

送王汝使两浙　作韓玉汝

丁元珍輓詞二首神情玉氣温　情作清

送李莘太傅　傅作博

冰雪映征車　映宋本缺

遊天章寺　寺即王右軍舊宅

監與朝出踏輕塵　監作籃

南湖空解照人行　人行作行人

送關遠赴江西　作關彥遠

西園席上海嶠經寒酒熟遲　嶠作聚里聚也

滿足塵埃更有詩　足作面

送鄭州邵資政咳唾落瓊瑰　此句宜點勘

會稽絶句三首送趙資政　宋本無送趙資政四字為

是此知越州時寄興之作也成化以前刻皆無

送任達度支監嵩山崇福宮　達作逵　長篇詩穩切

有氣后山單正不能到

地絕分琳館　地絕作北絕

碧落見鷗馴　落作洛

反席正逢辰　反作仄

送趙資政青覸遇更隆　覸作規

開幕斗牛中　指虔

階庭訟鉅空　鉅音項

吏治連城肅　指河北轉運

錦官清鎮俗　指成都

鈞衡求儁望　指叅政

股肱康事力　或疑事作帝非也庶事康哉兼用左傳臣力

晝錦過江東　指杭

保民追呂尚　指青

豈獨是倥侗　倥侗作崆峒

送沈諫議九霄應已夢儀形　形作刑

訓王巖之汴中見寄　巖作徵

寄鄆州邵資政　題下原注蒙鄆州知府安撫資政書言入秋以來甚有遊觀之興而少行樂之地因問敝邑山水之景見索新詩某荒廢文字久矣惟重意之辱不能自已謹吟二百字上寄俗本删節不完今依宋本改正

和孔教授敢將顏色在蜚鴻　蜚切孔君然亦太腐

喜雪第二首英華傾月窟光氣瀉天潢　名句

郡齋即事第一首瞯氏宿奸投海外伏生新學始山東

恰使濟南两故事　上句注云時大奸月高投海島

一本作周高為是

第二首總是濟南為郡樂　濟南作踈頑

寄致仕歐陽少師　作寄致政觀文歐陽少師　原注

有固辭寵禄歸就休閒進退之宜四方所仰十六字

樂善意諄諄　諄諄作循循

龍卧傾時望四句　語有體　通幅似劉白

冬夜即事月淡千門霿凇寒　霿音夢凇音送此句非

親見不知其佳予在保陽蓋屢見之土人謂之樹挂其

樹稼之訛乎

西湖二首第二首明河槎上更徵芒　芒作茫

席上　一本下有舞六幺三字

兩衙散雪夜深時　作散後雪深時

和陳郎中明月幾人非按劍　直率無味

雪後　五六指吉甫與介甫

舜泉更應此水無休歇　此水作如此

餘澤人間世世傳　作流澤長令後世傳

閱武堂　方是太平之閱武詩意極高

漢家常隷羽林兵　隷作肄

環波亭　不減元九

芍藥廳空逐風飛飾室仙　疑有訛

仁風廳　此種令人苦不能到

朱絃鼓舞逢千載　絃作弦二句切仁風

閱武堂下新渠不憂待月供詩筆　供一作乾乾字佳方是新渠詩也　二語似張文昌

凝香齋　三四仍帶感慨而無迹

沉烟細細臨黄卷　一作兩衙放罷閒鈴索

北渚亭常碍風連草木薫　此密州之常山

百花臺　第四醒出夾岸皆花自妙

次道子中書問歸期竊食東州歲未期　一作踈懶為

州歲未期

霅淞霅淞花開處處同　花開宋本作開花爲是蓋惟

眞花方可云花開也

詠柳　此必指熙寧少年喜事之徒

喜雨會見甌窶果滿篝　篝宋本作篝

次李秀才得魚字韻十年方喜夢維魚　十作卜

孔教授張法曹以曾論薦特示長牋　三四一切孔一

切張

高臺閒燕屬佳篇 臺作齋

訓強幾聖寄聲裴令樽前客 強在魏公幕府

人情 此亦為介甫而發

戲書 次連僅勝農夫背上書軍號賈客船頭插戰旗

矣妝處語太質 宋本此下有水西亭書事一首 一

番雨熟林間杏四面風開水上花岸畫龍鱗蟠翠條溪

深鼇背露晴沙隴頭刈麥催行饁桑下繅絲急轉車總

是白頭官長事莫嫌粗俗向人夸 一結妙

送趙資政　此再知成都府

趵突泉曾城齊魯封疆會　城作成　句拙

金線泉雲依美藻爭成縷　線字刻畫

界破冰霜一片天　霜作綃

北池小會銀簧相合鳥聲新　合作答答字勝

送韓廷評　一作延年

寄孫莘老墨妙亭壯字碑豐亦易忘　碑豐作豐碑忘

作亡

鶻山　第三用上池水注

華不注山　注青峯嶺望黙黛按宋本作青崖翠嶺望

同黙黛

虎牙千仞立巉巉　巉巉作巉巉

靈巖寺兼東重元長老二劉居士　此是長清靈巖寺

和孔仲平　作平仲

鮑山山中那得叔牙城　中作前

庭檜呈蔣頴叔　蔣堂所植其姪蔣之奇復為轉運乞

此詩

甘露寺多景樓 三四語自佳

彭城道中 彭越未嘗至彭城項羽既破灌嬰攻下之耳

韓彭遺壁冠荒墟 呂梁洪上有雲夢梁王二城其旁之人以為雲夢即韓信城梁王即彭越城是也原注

送程殿丞還朝 次連未為佳句而當年喜之

康定軍使高秘丞自襄陽司農勾業寺丞自光化相繼云云 業作業

更有南陽坐嘯名　更作便

雨中王駕部席上鳩鳴連日始成陰　鳴作呼

贈張伯常之郢云云更味陽春白雪篇　語切故不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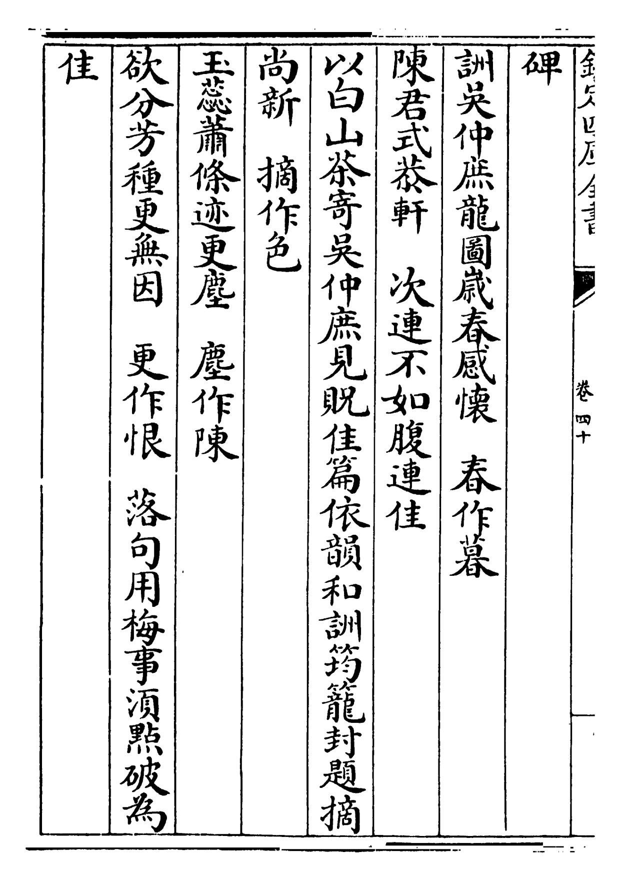
陳

和鄭徵之地秀偏宜竹　秀宜二字可作亭子名

和張伯常自郢中云云　三四平語自佳

峴山亭置酒春歸野路梅初白　初作爭

韓魏公輓歌詞第二首御筆新詩在新隴　新詩作豐



碑

訓吳仲庶龍圖歲春感懷　春作暮

陳君式蓀軒　次連不如腹連佳

以白山茶寄吳仲庶見貺佳篇依韻和訓筠籠封題摘尚新　摘作色

玉蕊蕭條迹更塵　塵作陳

欲分芳種更無因　更作恨　落句用梅事須點破為佳

訓江西運使蔣頴叔　頴叔亦嘉祐三年進士故歐公
有未乾薦禰之墨已彎射羿之弓云云
刁景純輓歌詞文章十秩更傳誰　秩作帙
一點青燈照蕙帷　蕙作繐
遊東山示客柳黃微破日邊風　日邊風三字有化工
昇山靈巖寺獨閱金版驚人語　一作獨閱金版　公
作遊佛寺詩皆以仙山事發之非獨不信奉其法亦緣
本謂之金仙不是杜撰作此語也

上元人近朱闌送目勞　近律髓作倚　子固亦爲是語耶

自笑佉心逐年少　佉作低

酬柳國博須知别後山城寺　寺作守

閏正月十一日吕殿丞寄新茶千金一䠀過溪來　䠀作胯

新舊書報京師盛聞治聲　新作親

蹇磻翁寄新茶二首肯分方䠀醒㝠思　䠀作胯

城南二首　第二首自訴窮途也

夜出過利涉門紅紗籠竹過斜橋　竹作燭過作照

王虞部惠佳篇敘述云云更悟知他友最賢　知作之似用孟子尹公佗取友語可謂拙矣

北歸三首　頗似夢得

過靈壁張氏園三首　靈當作零宋史地理志云元祐元年始割虹之零壁鎮為縣其改為靈壁則在政和七年曾之作詩蘇之作記皆在未為縣之時不但零之為

靈未改也

雪亳州 有為言之 水深雪雰為小人故韓曾皆作風刺體

繁英飛面旋 面疑便然前古詩中已有用面旋者

遠水落澗泉 遠作還

集賢殿春燕呈諸同舍 賢作英

上巳日瑞聖園錫燕呈諸同舍流者浮金鑿落 作流渚酒浮金鑿落失一酒字誤一渚字

池上即席送況之赴宣城　況字上有梁字

趣駕追鋒自有期　鋒作鋒

義門讀書記卷四十